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于公案 第一回 於按察山東赴任 鄒其仁赴路登程

話說本朝康熙皇帝年間，君聖臣賢，風調雨順，出一位才能直臣，係鑲黃旗漢軍，姓於，諱成龍，初仕樂亭縣知縣。為官清明，審假虎智鎖群賊，花驢巧拿惡棍，鶯歌鳴冤，與啞巴斷產，問忤逆孝子伸冤，夫妻團圓。總督一喜，會同撫院保題，奉旨升授直隸通州知州。心如秋水，一塵不染，審明許多公案。萬歲聞知，特旨升擢山東按察使之職。謝恩回府，親友慶賀，輿馬滿門，吉期已到，帶領夫人公子家丁出京上任。三春景致，過些府城州縣，早行夜宿，饑餐渴飲。且說一位琴堂姓鄒，名其仁，原籍山西汾州人氏，科甲出身，年交四十，兩房妻室，羅氏生有一子，名喚鄒舒，年方一十九歲。鄒公新選山東蒲台縣知縣，在吏部領文憑。不料夫人染病沉重，限期緊迫，留公子照管家園，帶了四個家人起身赴任，不辭辛苦。這日，天交酉末，太陽西墜，至青陽鎮，催馬進村細觀，耳聽招呼：「客官歇罷，一應酒飯俱全。」鄒公一視，房屋裱糊清雅，棄鐙入，卸下行李。店小二端水淨面，飲茶用酒飯已畢，家丁齊吃。聞聽鐘鳴，鄒公身乏，令人收拾安寢，半夜無眠。天交三更時分，鄒公夢入陽台，出店邁步前行。瞧見自身罩著大紅，迎頭高山攔路，陡澗深崖，就地起風，飛砂走石，虎嘯一般，連刮三陣。出來巡山斑斕大蟲，張牙舞爪，竟撲鄒公而來。夢中吃驚，說聲：「不好！」回身就跑。約有裡許，前面一道長河阻路，波濤滾滾，暗叫：「蒼穹！

鄒某該命喪此間！」前有溪河，後有山王，進退無門，鄒公正在為難，抬頭見猛虎離遠，得空撩衣往波中一跳，雙合二目等死。又聽人聲，睜眼瞧看，岸邊來了一人，鶴髮童顏，品格清高，站在岸上，探背拉住袍帶，提出河中。鄒公開口要問，聽得村店更鑼齊鳴，翻身爬起，坐在牀上思夢，說：「奇怪，大有不祥！」只見窗上發亮，家人裝完行李，馱在馬上，出房會帳。主僕乘驢順著官路，過了獻縣交界，日色西沈，投店安歇。次日五鼓，登程趕路。正行之間，四顧無人，一座高山阻路，陡山崖險，翠竹蒼鬆，山峰崎嶇。將至鬆林以外，忽聽薄頭響聲。鄒公馬上吃驚，家人看得明白，林中人馬顯露，出來一伙強盜，約有十餘多個。主僕觀著膽戰。為首坐跨征駒，手舉利刃，共餘者俱是步下，凶如太歲一般，似飛而至，高聲道：「快留買路錢，饒爾不死！」鄒公無奈，下馬率領家丁近前，口呼：「眾位留神，聽下官一言，我們不是經商，只因上任路過鬆林，在下家住汾州府，姓鄒，名喚其仁，幼年攻書，幸而得中，蒙皇恩選授蒲台知縣，今帶領家人赴任，隨身僅有銀三百兩，願奉大王笑納，讓我們登程要緊。」強盜聞聽，心內不悅，怪喊一聲，舉起鋼刀，圍住主僕五人說：「賊官！你欺心不肯獻寶，要想逃命，除非騰空駕雲！」竟撲鄒公，身中鋼刀，熱血直噴，倒落塵埃，命歸陰曹。強盜又奔家丁，一陣刀響，全作無頭之鬼。強盜頭本貫河南，姓賈名雄，江湖上送伊外號「藍面神」。自幼嫖賭，任意胡為，家資花盡，一貧如洗，饑餓難當。卻有點子濁力，故此糾合凶徒，在於深山曠野之處，打劫行人。今日殺傷鄒公主僕，含笑口呼：「兄弟們！人已殺完，不必挨遲，快取金銀回林好分！」眾賊聽說，一齊手忙腳亂，牽馬的牽馬，取財物的取財物，內有紋銀三百兩，衣服行李，二十四人均分，每人亦不過分銀十餘兩，俱各垂頭喪氣，白害許多性命！藍面神沉吟半晌，想起一事，開言說道：「眾位兄弟，方才所誅之人，並非客商，乃是蒲台縣知縣，赴任作官，被你我傷其性命，獲財有限。既是上任之官，隨身定然帶有文憑，何不頂名前到蒲台上任，取得庫內金銀，得空溜出，逃回本地，豈不是滿載而歸！任意吃喝嫖賭，快樂何如！未識兄弟們以為可否？」眾賊齊說：「好計！事不宜遲，咱們即換衣裝，作速前去！」隨打開褥套，掏取衣服，一齊更換，為首者裝成知縣，其餘都扮作家人，上馬直撲蒲台縣，充官到任。且說鄒公被強人刀砍膀背，未曾傾生，傷重發迷，栽倒在地，甦醒多時，漸次轉過氣來。猶恐賊未退去，側身聽片刻，不見動靜，方敢睜眼，扎掙坐起，四下一看，賊人已去，馬匹行李全然不見，那四個家丁，俱各廢命。「這如今剩我一人，文憑失落，如何赴蒲台到任？」不由心下焦急，仰面痛哭，口中恨罵強賊。未知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